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 1996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一九九六年六月第三十四期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西雅圖)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排名不分先後)

本期主編:

遠 方

編 委:

陳銘華·陳本銘
達 文

名譽編委:

林建中 (三藩市)
何啓良 (聖荷西)
張湘業 (三藩市)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國賢 (維州)
陳澄海 (台灣)
葉載福 (台灣)
沈季夫 (橙縣)
鄧鉅源 (加拿大)
黃紀原 (費城)
劉耀中 (洛杉磯)
施江漢 (三藩市)
果 風
郭 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陳齊家 (新澤西)
余瑞森 (新西蘭)
黃奇峰 (洛杉磯)
關 雲 (台灣)

編輯筆記

△《新大陸》詩刊編委會的四個主要成員自第三十一期開始實行輪流主編後，編輯工作便進入了“春秋戰國”時期！而且到本人編輯的這一期，四個人已經輪了一圈。實行輪流主編是一個新嘗試，目的是想把刊物辦得更靈活、更有特色。我想，細心的讀者、作者大概早就從這四期中發現了“異象”——無論從詩的選用，或者詩的編排，甚至詩作者所涵蓋的地域，都各有風格，各顯“神通”！當然，任何一種新嘗試，都有一個摸索的過程，其中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因此，一方面編委會要作認真的總結、評估；另一方面，也熱誠希望關心、支持《新大陸》詩刊的廣大讀者、作者提出寶貴的意見和建議！《新大陸》詩刊，是海內外所有現代詩愛好者和作者自己的刊物！

△《新大陸》詩刊創辦五年多了，不少作者、讀者由於對刊物的關心愛護，不斷提出許多批評和建議。有些人批評或抱怨詩刊選用的作品質量參差不齊，主張要登就登高水平的，不夠水準的一律不用！這個主張如果是對個人，那是很合理很應該的，但對刊物，對刊物的編者，卻讓他們為難了！

編委會有以下幾點認識：一、《新大陸》立足美國，卻是面向世界詩壇！而華文的發展水平在世界各地是很不均衡的，這是個不爭的事實！所以，似乎不好用同一標準去要求世界各地的詩作者，尤其是海外第二代、第三代土生土長的華文詩作者；二、“詩無達詁”雖說是古人對舊體詩的評論，但對風格、流派爭奇鬥妍、多得讓人眼花繚亂的現代詩，同樣是合適的。除去實在拙劣的作品，一首詩的所謂好壞，實在是見仁見智的事。個人完全可以根據自己對某種詩風、流派的好惡，而對相應的詩作進行純屬個人的臧否褒貶，但對於一個面向整個華文世界的刊物，對於一個完全開放的園地，則沒有也不應該有這麼大的自由！要奉行的當是有容乃大、兼收並蓄的原則；三、作為一份文藝刊物，除了刊用名人名家和其他較高水準的作品外，還有一項職責不可忽視，那就是對新學後進、對初出道、剛入行者的扶掖提攜。這件工作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尤其在海外。況且，對於所有“過來人”，起步的艱辛，個中滋味大家都有切身的體會！四、作為編者，我們自然是希望刊物越辦越好，甚至盡善盡美，但不幸的是，我們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見識上和詩藝上的局限性，因此對來稿的取捨和編輯，都難免有失當失誤之處。這也正是我們今後最需要努力改進和提高的！

——編者

通訊處：New World Poetry,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錄

編輯筆記	1
目錄	2
詩創作	
葉維廉作品	新墨西哥抒情三首： 門的美學／泥土的記憶／聽變 3
秀陶	笑II／手拉手／夜 4
紀弦	O.J. 辛普森 5
比明	風暴 5
東川	一條憤怒的繃帶裹住了春天 5
非馬	百武彗星／鬼故事1／鬼故事2 6
華璋	變出棉花的魔術師 6
黃伯飛	午茶前後 7
石城	鄉村詩頁 7
侯榮	越冬的田野 7
杜運燮	電腦鸚鵡 8
毛翰	歸字謠 8
侯德雲	野菊輕輕綻開 8
秦松	戲詩及其他／雲空／禿鷹／雪鄉／ 藍舞 9
俞強	最後的話 9
吳慶學	進入四度空間 10
紀弦	言志篇 10
劉大興	網／雲湧田園／老巷 11
沙克	誰在微笑著 11
阿平	馬 11
陳銘華詩抄	夢／樹 12
夜林	一顆煙頭燃在海面／ 超低空飛行的燕子 12
李國七	女詩人隱匿在她看不見自己的公寓／ 某些寂寞的夜晚 13
馬蘭	給他之三 13
牛筱剛	藍色屋子 13
靈心	關於海的記憶 14
心水	海洋心事 14
新歌	過客 14
魯鳴	這又怎麼樣，接著吃飯 15
陳大超	心中積滿了無處播種的痛苦 15
雲幻	江湖是一張臉 15
王和	棄卒 16
黃河	月亮老虎 17
王性初	無伴奏合唱 17

馬蕭蕭	雨夜 17
遠村	我的馬車／敵人 18
彭一田	哦，自亮／道路 18
陳建華	華麗的夢囈 19
南北	只有月季獨自開放 19
雪夫	春詩 19
遠方	清早情事 20
關雲	人生起跑點 20
黃奇峰	一羣飛鳥 20
伊沙	磁卡 21
馮學良	新詩 21
馬非	短章五首／盜墓 21
周正光	光緒五彩瓷碗 22
韓雷	流星 22
陳本銘	榴槤 23
斯冰	永遠十八歲 23
鄧萬鵬	大霧始末 23
馮傑	也是聽雨，但在中原 24
冬夢	鳥籠／傘子／葡萄 24
莫云	折翼／落幕 24
達文	日記：十一月十七日 25
梁以平	故鄉行 25
陳齊家	回音壁（四首） 26
吳懷楚	幾何人生 26
潘宙	神話筆記 27
劉慶雲	拜讀逝者的詩作 27
呂葉	垃圾 27
劉荒田	晨跑 28
嚴力	很難說…… 29
古寒山	故宮博物館之後 29
蔣松	民歌 29
修遠	木樁 29

譯詩

我喜愛的英美詩◎非馬譯 30

評介

王常新 深沉的關懷，鮮活的意象 31-32
 嚴力 詩歌的關心 33-34
 劉耀中 畢曉普——獅子太陽 35-37

詩訊

38

門的美學

“帝王從來不知道轉動門鈕的快感。”*

一群沐浴在現代化奇蹟的人們，呼喝一聲：“開門！”門的自動系統立刻辨認出主人的聲波而應聲開門。在沈醉中他們搖搖晃晃，跌入迷茫光影中閃閃生輝異質異形的物林裡。神經的激盪，一種神秘的幸福感，似有似無，自眾多的物品間升起……

至於門，門和門鈕，門和手的觸摸，觸摸和感覺，感覺和猛然湧躍的快感，游走於杉木楓木橡木的門之間。猛然湧躍的快感，自沈鬱的鐵門，自威猛的銅門，自繁褥的銀門，自暴虐的金門。太陽的放射，月亮的圓柔，山嶺的騰躍，海水的波揚，指引著手不徐不疾的刻磨，隱約是年輪的漩動，風的飛舞，是色澤在時間長久的撫觸下淡出淡入以及木纖維在暴風雨年年鞭打下失跡脫落和凹裂……啊！顏彩！熱烈的紅。活躍的綠。會唱歌的顏色。瘋狂抖動的節慶的顏色。看！這與天藍賽美的松綠石色，一塊長方形的翠青，自泥黃的土牆上躍出，邀我們進入其中冥思遨遊！這些多樣肌理多樣顏彩的門與由溫暖的金屬和涼冷的玉石鑲嵌而成的門鈕以及因著觸摸、抖動而產生的快感和湧躍的美，帝王從來不知道。這種快感和美的顫動是屬於生於泥土、活於泥土、依著泥土無聲的音樂呼吸、依著泥土律動自如的脈搏來創造和工作的人們。“帝王從來不知道轉動門鈕的快感。”他們壓根兒不認識門的美學，那些對著單調痼色滿是囚籠鐵條廢了門鈕的應聲門發號施令的現代人，也一樣，從來不知道轉動門鈕的快感，也一樣，壓根兒不認識門的美學。

* 法國詩人龐茲(F. Ponge)的句子。

泥土的記憶

垂天的蔚藍
由平分的
紅土牆黃土牆
唱和著

這藍
你深愛著我深愛著
像印第安人那樣
像我們遠古的祖先那樣

這紅土的
這黃土的
甘甜溫暖
(印第安人深愛著的
我們遠古的祖先深愛著的)
卻似游絲
似斷未斷的記憶
挑著你我啊
刺著你我啊

聽變

騰騰然
東沖
西擊
大洪水
把萬里的沙石
猛地一推
由美洲大陸的中心地帶
推向太平洋
留下兩根獨石柱岩
來守護引向迷茫的狹谷

無人看見
無人聽見

在靜——
透明的靜——
靜靜移行的靜遠一片
不見邊緣的大漠裡：
騰騰不斷飛來的白雲
千年萬年藍了又藍的藍天

秀陶

第三次轉身看那個女子時，她仍是那樣一副鬱鬱的神情。我決定不再拖延了

笑 II

我輕巧地走上前去，一手壓住那傢伙的頭，一手像拉抽屜一樣將他自他的軀體抽了出來，放在桌子下面。然後我便像戴手套樣把那個不怎麼合身的軀體戴了起來。我做得很熟練極了，整個餐廳沒有一個人發覺。就連那個一臉落寞的女伴也仍然那樣；一手托腮，一手用叉撥弄著盤中的食物，不吃也不放下

他那空虛、陰冷而且僵硬的軀體，剛一進入令我也不禁猛然地冷顫了一下。他那厚紙板一樣的臉孔，費了我好一番搓弄方才略微鬆動一點。直到我嚥下一口肥、熱而又多汁的牛排之後，他那乾燥、高尖的嗓音聽起來才算是順耳一點。我的這一番努力還沒夠一分半鐘，在她那陰霾漸消的臉上漸漸顯出了效果，再一分鐘後，她甚至格格地朗聲笑了起來

聽到了那樣輕快的笑，他也雙手扶住桌沿伸高了半個頭，也想看個究竟。我見了便隨手把那個頭又壓了下去

Oct. 95, L.A.

手 拉 手

強大的祖國又放起飛彈來了。彈著點之一離台灣東北端約二十餘哩，想到她的老家距離那裡最多也不過五十哩的樣子吧！要是那顆臭蛋不乖略為偏南一點的話……

我緊張地翻出地圖來想要仔細地研判一下，當掀到那一頁時，我發覺我們曾同遊過的那個可愛的小漁村已變成了一個黑黑的小圓圈，彷彿一個受驚的小章魚一樣，同前前後後大大小小黑黑紅紅的小章魚們都緊緊地拉起手唱起歌來了

March 96, Village Green

夜

海喘息著，轉側著，一刻也沒有停歇。圓圓的月出在一排屋頂的左端，比油站的招牌燈略微大一點

而夜，夜就住在海的二樓，典型的大都市的鄰居，獨自進出，不寒暄也不囉嗦，現在她在家，再過幾個鐘頭她就又會不見了

Sep. 92, Santa Barbara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 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紀 弦

漢高祖約法三章：
“殺人者死；……”

O. J. 辛 普 森

但是球場上的明星
即使宰掉第三個人
也還是“無罪”的，
在美國，
今天。 因此

我就對柯林頓說：
“你吃你的三明治吧；
我有我的揚州炒飯。”

比 明 風 暴

我要走進你的生命
我要在你的肉體上種植鮮花
讓盛開的花瓣
去迎接雨後絢麗的彩虹

我要使所有的岩石，在你的眼睛裡滾動
叫轟隆的巨響
震撼大地

秋林狂舞
黑夜澎湃
我要使每一顆小草，在你的手上
從此變得堅韌

讓大海，洶湧起你男性的熱血

我要叫天空燦爛 輝煌
使群山
寂靜

我要叫你的靈魂，成為我裸露的雙腳

東川

一條憤怒的繃帶

裹住了春天

一條憤怒的繃帶裹住了春天
大地疼痛，是誰的過錯？

從西到東，我抱著昏睡的土地
從南到北，我抱著蒼老的嬰兒

我痛，河水流不進大海
我痛，思想被夜色肢解

光明展現，我摳不出身體裡的黑暗
烏鴉飛翔，我折斷了上升的翅膀

幸福是什麼？當我的渴望被碾得粉碎
幸福就是這些擦亮天空的碎片

我說話，是我厭倦了黑夜
我沉默，是我比沉默更加淨淨

是不是就這樣陰險地沖出去
是不是就這樣引領塵世的嘴唇和咒語

呵 呼吸 呼吸
一條憤怒的繃帶裹不住時間鮮艷的呼吸

我讚美一切 我廢除一切
我的白紙是泥做的
它早已向死亡敞開了胸脯

一條憤怒的繃帶裹住了春天
世界還在流血，誰能夠視而不見

寄自大連

非馬

百武彗星

宇宙
飛彈大試射

警告地球
別偏離軌道

1996/3/23

鬼故事 1

聽說
連那個最膽小的聽眾
都平平安安地
活了下來

1996/3/5

鬼故事 2

幽幽的聲音
開始隨著閃爍不定的燭光
忽長忽短
前後左右搖動了起來
我們不約而同地向中心接近
這時背後的窗子突然格格作響
穿牆越壁的鬼魂
也被本身淒艷絕倫的故事
感動得不能自持了嗎？

我猛然一驚
觸著了什麼，誰的
好冷的小手啊！

1996/3/9

莘璋

變出棉花的魔術師

給林瑋兄

我們每天努力地把
機器吐出來的絲絲絮絮，
一股腦兒的塞進袋內，
化爲小孩子們的夢想，
我們是把夢想裝進袋內的魔術師，
但像當年採棉花的黑奴，
彎下腰去採摘時，
我們也有不自覺的唱出心中的藍調。
我們是忠實的僕人，
總是一絲不留的把所得收進袋內，
有時卻忘了將所流的汗水揀出來
而至這不沾人間煙火的食糧，
竟也能嚐出生活的辛酸，
我們是來自四方的旅客
因而把帶來的種種故事，
無論是三國時的蜀中，
大限前的香港，
尼泊爾的山川，
印度的神祇，
還有回教的條條規律。
我們是散落東西的遊子，
總會像來時一樣萍水般的錯過，
臨走時我們各爲自己袋裝沉甸甸的一袋，
糾纏著汗水和故事，
是一圈如棉花般的
回憶。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爲全人性質，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爲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黃伯飛

午茶前後

(一)

談詩 一談就談了
兩個半小時

時間就是按捺不住
彼此心、腦、中的字
一個個 蹦蹦
跳跳地 跳跳
蹦蹦地 跳出
自己的時間來

(二)

兩個落地的桃核兒
找到合適的泥土
生了 活了

纔不兩年
移植在門前
桃花笑迎著
春風
來客
艷羨得眼紅

附記：星期六和本銘、銘華“飲茶”之後，回到銘華家裡又繼續談了一陣子，離開時注意到門前兩棵桃花正在盛放，銘華解釋了這兩棵桃樹的來歷。

侯榮

越冬的田野

從豐腴的雙肩漏過
風湧稻浪，女人彎腰出擊
懸垂的雙乳是豐收的燈籠
輝映著黃金的田野

而秋天的馬車抵達金黃的末梢
毛絨絨的大衣淹沒了性感的曲線
女人面對盈盈糧倉
握鎌的感覺再一次遲鈍

石城

鄉村詩頁

1

從鄉村出來的路有無數條
無數條路分別通向河流與大海
我隻身走進大海，但我把名字遺忘在鄉村

2

抒寫鄉村的書籍，從句讀處滴出血和汗水
這些血和汗水好比植物內部的液汁
我看見它們在愛情，宗族以及時間中留下痕跡

3

鄉村深深埋入光陰中的部份
是一棵樹埋入地下的部份
我們可以想像那深度，卻無法抵達那深度

4

遙望鄉村，它的源頭連接人類脆弱的一面
鄉村的源頭就是路的源頭
鄉村的源頭就是月光的源頭

5

我曾經放棄鄉村，沿河而上
這使我被一片森林擊倒
我看見自己招展的葉子，直至旋轉的年輪

6

這是一支筆。現在它穿過燈光，又穿過月亮
當它指向大地，也就指向了終極

田野漸而空寂 隱約升起孤鳴
拾穗的尖喙正頻頻咀嚼遺落的情緒
季節的聲響潮水般瀰漫開去
參禪的田野便披上了冬之翎毛
北風也從枯樹的手指，叩響門窗
誘引我們靠近玻璃觀摩凌厲的表演
而溫暖的鼻息呀，霎時模糊了
戶外的意象

杜運燮 電腦鸚鵡

在紐約中央公園附近的著名餐館“綠茵酒店”(Tavern On The Green)內，有一隻美麗的人造鸚鵡，內裝電腦，顧客對它說什麼，或笑或唱，它都能立即“學舌”。不知其他地方有無此鳥，我孤陋寡聞，是第一次見到，因此覺得新鮮，有所觸動，得一短詩。

你能說什麼
我也能說什麼
說話有簡短有囉嗦
有禮貌無教養，或挖苦奉承
我都能高保真地重複
不管屬什麼派
什麼朦朧隱喻，黑道黑話

這個社會最講等價交換
因此我也最喜歡平等
恭維平等，求愛平等
講廢話罵粗話也平等
你狂妄，我同樣狂妄
你威脅，我反威脅
你說謊，我也講違心話

我還有個絕招
最善於重複牢騷和訴苦
給你最真誠的“同病相憐”

雖然，我比上帝造的
正牌鸚鵡更鸚鵡
但可惜
儘管穿上美麗的時裝
說話口氣也顯得獨立自主
我的一切言論表態
仍然擺脫不了
生活在更大環境中的
一個更大的機器

96年3月初稿於紐約
4月初在洛杉磯初步定稿

毛翰

歸字謠

寄你一枝二月蘭
二月蘭鄉是家園
山中的杜鵑水邊的燕
相問遊子何日還

寄你一枝湘妃竹
湘妃夜夜歌如哭
五月的龍舟六月的浪
湘妃望斷天涯路

寄你一枝重陽菊
重陽最是傷心日
老父的白髮老母的淚
不孝的兒女長別離

寄你一枝隴頭梅
梅花三弄雪花飛
又是一年風光老
天涯遊子你歸不歸

1996-1-12

侯德雲

野菊輕輕綻開

當你還處於含苞的年齡
我已經在孕育秋色了
險些錯過
相逢的驚喜

時間的坡度最難攀緣
我邁瘦了腳步
也未能丈量出
你我之間的距離

語言的表白被風吹散了
我只好把視線抻得很長很長
一道一道
將你纏繞在心頭

96年寄自遼寧

秦松 戲詩及其他

笑問
詩從何處來？
流水空山
聽雨來
詩往何處去？
花叫鳥叫
由她去

雲空

雲閒散在毛玻璃上
雨在風景上塗鴉
風自去來覓黃鸝
一陣雷鼓驚散
一群逐食的野鴿子
一隻禿鷹急轉而下

禿鷹

如老婦人手上的臥貓
如老婦人無力的手
不再銳目不再目空
旋揚
其危險性仍在其
從無牙齒的鉤鼻嘴上
餓守獵物
說是一種必須的義務

雪鄉

一個外鄉來的女子
迎雪而到

不是踏雪尋梅
好像是隨雪起舞
其實伊就是雪
一場溫柔的細雪
無論晴雨不著邊際
悄然而別

藍舞

——寫給一個已成長的女孩

藍藍的天
藍藍的海
藍藍的夢
藍藍的成熟著
藍藍的舞姿

藍藍的舞出
藍藍的土
藍藍的煙
藍藍的火
藍藍的石頭

一九九六年二月中在紐約

俞強 最後的話

我從一片詞匯的屍體裡爬出
四肢殘缺不全
像一個我了槍的士兵
掙扎著離開廢墟
我在路邊的斷牆上 以最後一口氣
用傷殘的手指
蘸著血 寫下了
遠方 那倖存的愛人
鮮花一樣美麗的名字

吳慶學

進入四空間

——和紀弦四空間組曲

跳出以長、廣、高構成的第三度空間
進入紀弦詩的世界
你就成爲一羽翱翔於空間N度的絕對自由之鳥了
——當然也就沒有什麼想飛而飛不起來的痛苦了。

在不同的生命體系中
自由進出
如上帝
欣賞其愛子般

在以時間構成的座標間
自在飛翔
如小鳥
嬉戲於樹林間。

而很好玩的四度空間裡的時間
既非由古而今而未來之單調直線
自然也就不必念天地之悠悠
而愴然涕下了。

時間，啊，時間
無古無今
亦無未來

如煙圈般
如乳房狀
如威士忌瓶狀
如超光速宇宙船狀

如紀弦漫遊狀。

後記：

一、紀弦常能跳出人類觀點之框框，去欣賞自然，冥想宇宙、人生。這種詩想、這種經驗，心理學大師馬斯洛(A. Maslow)稱之為：“超越人類的心理學”(Transhuman Psychology)。故曰：“在不同的生命體系中／自由進出／如上帝／欣賞其愛子般。”而紀弦詩所呈現的這種境界，就是一種美妙的“顛峰經驗”(Peak Experience)，這種經驗，賦予了生命本身一種意義，讓人感到：生命，是值得的。紀弦曾說：“詩人創造第二宇宙”。又說，他對詩有著宗教般的情感。藉著他詩的藝術品，紀弦與我們分享了他的“顛峰經驗”，也讓他的知音，因此而感到生命更豐富，更有意義。

二、本詩第一節四行詩的詩想，源自紀弦1943年作品〈我·宇宙〉(《飲者詩抄》)及1996年作品〈四度空間漫遊記〉、〈四度空間狂想曲〉。這首詩，其實就是一個讀者進入紀弦詩的世界後，在其中漫遊、自得其樂，並因此而產生的一些詩想。也因此有許多句子、許多表達，直接引自詩人作品，以之和其〈四度空間〉組曲，相信紀弦大師對於這種“抄襲”，也會因此而露出會心的微笑吧。

紀弦

爲了詩而活著，
爲了詩而死去，
這便是與眾不同的
我的人生。

言志篇

此外，
無他。

那些紗帽我是不屑一戴的。
那些勳章我是不屑一掛的。
至於那些獎金，
也沒有我的份。

不過，我的詩，
至少有七個人喜歡——
這就夠了。

然則，你還有什麼可遺憾的呢，
今生今世？除了爾等，小子們，
不讓我多喝一杯，
不讓我多喝一杯。

後記：一、此詩初稿於今年四月十六日，而修改完成於二十四日。二、我的詩的讀者，應當不少於二千人。例如藍棣之選編並序由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於一九九三年印行的〈紀弦詩選〉，據說初版二千冊很快就賣光了。那麼，我的這首新作之第四節“我的詩至少有七個人喜歡”這句話不就很有問題了嗎？可是，我的意思是說“真正”喜歡我的詩的人只有七個，而非指一般的讀者。是那七個？我的忘年之交，號稱“紀弦迷”的吳慶學，便是其中之一。他不但熟讀我的全部詩作，而且也看過我的大部份詩論和散文作品，對於我的身世、我的生活、我的詩觀、人生觀、宇宙觀，都有著充份的了解。我甚至還說過：“而今而後，我的作品，只對吳慶學一個人發表，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由此看來，這位朋友，在我的心目中，是多麼的重要。三、除了吳慶學和藍棣之，另外的五個人是誰呢？日後再說。四、一九九五年，我的得意之作〈四度空間漫遊記〉和〈四度空間狂想曲〉這兩首姊妹篇先後發表於“聯副”及“香港文學”之後，就影印了寄到台中去請吳慶學指教。這引起了他的靈感，就寫了一首刮刮叫的好詩〈進入四度空間〉寄給我看。他寫得太美了。所以我馬上把它寄到洛杉磯去，交給我們的詩刊〈新大陸〉發表，和朋友們共同欣賞之。

九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記於美西堂半島居

劉大興

網

波光粼粼的水
像精美的花紋 網睜開眼睛
尋找著水底的魚

潑墨的船 泛在一片
盈盈的希望裡 人生裡
總會有一些日子
會像魚一樣在濺起的浪花裡
倏地
躍出水面

雲湧田園

像梯田一樣的雲 繚繞在
歲月的額角 沿著土地的

皺紋 穿過生命的水系
誰的面孔 像一朵花
開放在我的面前

白白的雲 如一縷炊煙
從流水與村莊中升起
遠處 綽約的樹匍匐著
耕耘我呈梯狀的
目光

老巷

空空的老巷
只有陽光和雞
在靜靜地覓食

石板路 舖進我們的
胸脯裡 匆匆離去的腳印
像一片滄桑的落葉
不知道飄落在哪裡

斑駁的牆頭 留下
歲月的傷痕 沿著蒼涼的額角
一條皺紋
是一條走不完的小路

沙克

誰在微笑著

一陣海風是艷麗的陰謀
另一陣是神話，你的
海燕從雲中飛來
帶回陽光和帆

一陣海風吹開了迷霧
礁石吐著浪沫
慢行的船隻，金黃的
像聖誕節的糕點
搖晃在海的桌面
天空裸露著眼睛
盯著岸

海
你承認是大地的中心
就不能動搖
讓珊瑚來裝點世界
鯊魚上岸去吧

又一陣海風是海葵的微笑
君王和水手，同一時刻
坐在同一只傾斜的貝殼上
發現了天使的良心
在你的瞭望台上閃亮

阿平

馬

誰也聽不見馬的笑聲
田野在馬目光的盡頭閃爍

黑夜降臨大地
馬的頭高昂著
四蹄擊碎方向
馬 在黑夜不語

更多的糧食和火焰
在馬的背後燃燒
馬的尾巴如一枝巨筆
在我的眼前和天空
描來畫去
但馬 任誰也看不見他的笑容

滴水結冰的冬天
馬 走出語言的描述

夢

電視畫面整潔如雪後的藍天，只聽得見有人緩緩踩過新雪的聲音，我一遍又一遍放映著精心錄製的夢。許多年了，我的夢紛亂而古怪：有美女有公安，有驚險的情節，有索然的瑣事，還有一些莫名其妙、非常前衛的詩句……卻從來沒有這般空無死寂過

VCR雖是一般的日本牌子，但肯定操作正常；自己設計的“全頻道腦電波感應解碼器”也應該是一公開就會被黨列為國家一級保護之類的發明。問題不會出在這些儀器上面！唯一的可能是近年“男人無夢期”症候又有提前的趨勢。然則，先研製一台造夢機器讓大家重新有夢，在現時開放改革的大好情勢下，才是最佳的答案

九六年四月十七日

樹

我是樹！我要自由！我要捨棄泥土！我要浪遊！我要拔起根莖！我要不顧一切地逃出去

我仍然是樹。我的天空是泥土。我的鬚髮是根莖。我仍然無處可逃。我仍然不知被誰倒栽在天空裡

九六年四月三十日

夜林

一顆煙頭燃在海面

這不是真的
我這樣寫是逗你玩玩
這確實不是真的
一顆煙頭燃在黑黝黝的海面
離上帝波濤般的大臉很近
他說 人間的蒼蠅
怎麼是紅色的

我用了“他”這個詞
確不知上帝是男是女
有人說 借個火

超低空飛行的燕子

一只燕子
超低空飛行
它在追隨
高速公路上
一輛飛奔的汽車

一只燕子
懶得搭理春天
它吸著汽車尾氣
有些迷醉

李國七

女詩人隱匿在她 看不見自己的公寓

牽強附會的生活，不是她要
我們從來都沒有選擇生活
或許不自覺中我們在選
諾言與希望都是懊悔的陷阱
我們遺失一般人道德的標準
組成的幸福指紋
雨季時學習蛙族的吶喊
乾旱時偷泥鰍過堤的移爬
虛線是我們的生活國度
無限地伸展開去。

某些寂寞的夜晚

當我拐入街道深處似乎藍調
我愛的人早已遠走似乎藍調
毫無意外或者是意外
對某一種人來說藍調是奔跳的節奏
斜斜地走過橫街某一個夜晚
熟悉的窗口合攏著
除了貼地的風
與黑人歌手的吶喊
沒有甜蜜的允諾
我情願我是拜火教徒
高聲喊一句
靈魂就震盪成一夜的激情

馬蘭

給他之三 ——致XC

我讓我走在離他方圓二百里的平原
傳說有一種鎖鏈在地層運行
只要我行走如風 有一個名詞叫青春。
有一種激情永不重複。另一種激情去了又來。
有一段彼此折磨的愉快日子像音樂在心頭燃燒

我是體弱多病的女子
我的手指一大一小人說這是聚財時代來臨的標誌
我是善用言辭裝飾的女人
黑暗和白天都是風景
都是我的想像在左右徘徊徘徊在左右。

深入男人的內心是場孤獨的冒險
或者是省略或者是消滅時間的生活藝術於是
我讓我的血流在我的心裡
我讓我的夢沉睡不醒但充滿暗示和標題
我讓我的美麗燦爛如照片照片下是個手提花籃的姑娘

有手高懸在他的肩，向他的頭俯衝而來。
前生今世的言辭都隨著手語在此該隨風而散
我就讓我的愛情去一個風也達不到的地方，
我就讓我的孩子脫胎換骨一生一世有向望的眼神
我就讓我的父母減低對幸福的敏感並且重視人的長相

我們開始熱戀挑花園吧在多雪的天
重新學習生活像重新複習拼音一樣
然而我懷疑一切身份比如女人比如年齡比如身份
然而我仍在這裡靜坐好像等待著一只迷途的雁子
在一個風也達不到的地方
我們走吧，走吧去一個風也達不到的地方
還有這個風也達不到的地方
我們去吧這個地方沒有風根本沒有風

九六年一月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
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沈季夫： \$30.00

向明： \$30.00



靈心

關於海的記憶

海的記憶是潮汐是彩虹
無奈天黑所有的潮汐與彩虹都化成煙霧
暴風雨已經來臨
沒有陽光也不會有月亮
煙霧飄向大海凍結了海的痴情
只有寒露留下海的故事海的記憶

海的故事都在你的眼中
海的記憶僅是流星一顆
所有的浪花都飽含苦澀的微笑
所有的奔騰都帶著沉重的嘆息

你的記憶是海鷗一只
我的記憶是礁石一塊
海鷗飛向天涯
礁石永駐海角
岸邊的芳草綠遍天涯
天涯與海角遠隔重洋

即使所有的小船都在我的記憶觸礁
你仍是我心中的燈塔永燦不滅

海的記憶僅在我的眼中
流盡一生的淚都難匯成拍岸的春潮
只有礁石的根基深入無垠的沙灘
伴著月圓月缺潮起潮落

心水

海洋心事

醞醞然我竟幻化成海洋
任你泅泳遨遊
溫柔時，我被喚成水
暴吼激動，便說我是驚濤

躺進我深淵的軀體
讓愛吞溶，浸你沉你
情濃處，飄飄輕浮於
我無邊無涯的海面

明知我喜怒無常
你居然獨划孤舟狂吻我
歡欣快樂，風平浪靜由你揚帆
怨恨愁悶，洶湧波潮將你埋葬

直到海枯的盟誓來臨
我痴痴眸光糾纏你擁抱你入懷

一九九六年元月八日德國旅次

新 歌 。 過 客

誰打開窗外的梅花
醉了
蜇伏蜂兒
幾許花開花落
已飄向歲月的河裡
留下一陣薄薄的鄉愁
人卻在江湖
舉目遠眺
大漠一股股的孤煙
直飛上青空
使我不禁又想起在家撥扇煮飯的妻

一九九六年一月西貢

魯鳴

這又怎麼樣，接著吃飯

你一個人吃飯
吃得點滴無存
所有的人生
在這一頓飯中淋漓盡致
祖父的疼痛被取出來
不同的血液烘乾
各種各樣的碗
碎裂或砸爛

生命忽明忽滅
萬物不在我們的掌中
我的高度不過是食堂的窗口
母親的翅膀載歌載舞
飛行在外

一群動物走近我懷抱我
有的笑逐顏開有的雙目瞪圓
我說，別咬我
除了骨頭和不好吃的肉
我什麼都沒有

我把手伸給你
無論你是愛我還是恨我
只是我警告你
它們不是糧倉
不能讓你完全依托

我不在乎
我已經付出或將要付出
你日夜奮戰
使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
那個周口店的淌水者
你是詩人我是詩人
這又怎麼樣

讓我接著吃飯
吃飯吃飯吃飯

95.10.25 During the lunch

陳大超

心中積滿了無處播種的痛苦

兩邊都是別人的莊稼呵
一壟接著一壟，接著一壟
低垂的穗子，豐收的情景
令我羨慕而又慚愧

一個不會擁有土地的漢子
赤腳走在別人的田埂上
目所能及的地方呵
都是別人的天堂

我就這樣一刻不停地走著
懷揣著被自己滾燙的血液
浸泡得幾欲爆裂的種子
心中積滿了無處播種的痛苦

就是走到天地的盡頭啊
我也要找到一片屬於自己的土地
即使那是一片堅硬的石頭
我也要把它開墾出來

96.1.30

雲幻

江湖是一張臉

鏡子竟如斯忠誠
把江湖映照成一張臉
猶似最後那抹童真
踟躕掌中任意揉造一個世界
從長白山伸延而來
夕陽倒掛住幾許風采
山山守望傳承
同一種語言渾然自成宇宙
南極星模倣東方的圖騰
含蓄九轉十三曲
採半月天籟
擁抱成一池星河溫柔
兀自編織彩霞千朵
捧著茶杯只宜入禪時淺嚐
未曾洞察風光之際
一粒小石子粗暴投影
就把江湖攪成風波

一九九五年三月墨爾本

王和 棄卒

渡河前

桌上舖著
縱橫千年的古戰場
這是各為其主的時代
沒有所謂對錯
亦沒有所謂真假
站在這方
祇因一定要選擇一方

持戈而舞的我
未必就是嗜戰成性的我
攻城掠地
威武畢竟是被命令逼成的
去路早就伏在河邊
且將一個希望交給流水
明天依然是又冷又白的一串浪花
而登上彼岸
可能祇剩下一束泡沫

渡河

風鳴
蕭蕭吹過如一闋哀歌
激起的
波濤
自寒水的陰暗處急湧而出
我是宿命中
那一隻
渡河越界的
無名小卒
激流盤纏及膝
如一頭猛獸在吞嚥

想到河的對岸
是一道前進
或死亡的去路
當一腳踏進
便不能回頭
將來不能
現在更
不能

渡河後

登岸之後
往往是一種空虛的怯意
如一堆火焰
在風雪中忽明忽滅的
那種寒顫
所有大局都非因我等而定
作為棋子
接受擺佈就是唯一命運
而命運
居然提早在河邊結束
在平野闊得眾星都可垂下來的
河邊 結束

然而
戰死沙場
不正是士卒苦待的結局
祇是不願來得太冷酷
太黯然
亦如我不願成為棄卒般
而這時
鳥未盡
兔未死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日

黃河 月亮老虎

如果誕生黑鐵的黎明就撕碎預言之夜
我們的肉體也要像七月般美好
在一群閃亮的罌粟裡時光回到盡頭
將恢復一切痛苦一切憤慨

背負著黃金的門在清晨蘇醒
在響亮的太陽裡失去形影
用冷漠的食糧喂養愛情
沒有記憶的日子
像一間墓室莊嚴地將自己封閉

我們將傾聽所有的火焰所有的白合
肯定睡眠和死亡，落葉般恍惚沉思
還有星期日的月暈
被古老的蒼穹緊緊禁鎖

我們眺望時失落的嘆息
夢一般升向孤獨的月亮

直至寧靜的預感重新包圍
呵，紫色的浪
你安撫我卻不讓我入睡
你給我貞潔的死
卻收回我靈魂中更加無邪的凝視

再踏響這星空的節奏
這蔚藍而遼闊的夜，我們還將如何吟唱

可以想像
在異地漆黑的夜晚
忽然地你醒來
浮在那種濕濕的聲音上
如萍
浮在遲疑的水漂

如喉嚨致傷的歌手
正欣賞尖利的流行小曲
如牽回一流浪孩兒的善者
在收聽最新的尋人啓事

不管那聲音多大

王性初

無需指揮官無需口令
排山倒海的兵團
踏著檢閱的方陣
衝鋒吶喊
洶過聽眾的汪洋

無伴奏合唱

步伐踩過幽遠的月光
瀑布的輻射從天而降
牡丹開出甜蜜的系列
夜鶯嘯鳴於花叢

愚公的鋼釘鑿穿地殼
爆破正在雲層中轟響
傾盆大雨滲入龜裂的大地
彩虹鋪一彎雨後的清新
紫霧縈繞
翠葉滴水

黃昏和黎明攜手
星星與太陽爭輝
大江滾滾
小溪潺潺

崇山峻嶺推成漸漸的遠景
紛飛的掌聲洶湧飄灑
淹沒了席位
雀躍

馬蕭蕭 雨 夜

總沒有兒時媽拉著長音
喚你回家吃飯時那麼大的
不管那聲音多小
頂多是初戀的女友用輕輕眼光
下達最高指示時那麼小吧

那樣的一葉葉聲音
在你身體中最貧瘠的部位
集成一棵樹
有飢餓的根
密密伸展著，纏繞著
令你一辈子發癢

遠村 我的馬車

我想我的馬車 它沒有車輪
這是真的。多年前的事變一目了然

多年前的老馬氣度非凡
從長安路的花園前經過
像一個太監偷看女人的下擺被風吹開

我想我的馬車會嘎然停住
這是真的。我是一個沒用的詩人
請你走開 我的馬車沒有車輪

這是天命注定 又像誰特意安排
請你走開 我要將我的心肝
出賣給喪家的野狗

我的馬車 它沒有車輪
我是你的敵人 請你走開
多年前的我腿骨軟了一些

敵人

一只貓在秋天悲哭
在黑暗中 一只貓使我疼痛一生
它在我的前方強取豪奪

假想中的情人 在黑暗
無法將自身的悲涼撫著
秋天就這麼要命地冷

我拿出自己的身子
去唐詩中取暖
我被長安城裡的秋風隨意捉弄

一只貓 在風中哭號
它的聲音灰暗而荒涼
它打碎我手中的花瓶
並將香氣驚飛

彭一田 哦，自亮

房間。街道。無言的嘆息
天涯咫尺。
高過地面的手指如同竹子空洞而堅硬
比愛情崎嶇。

音樂純藍。
一記簡潔的拍打便坍塌了所有冷漠
誰是水做的骨頭，在
季節不分的日子浸潤海洋。

手在風之上，而電話
在時間下面。

我不知道咫尺天涯，其實我家
在路上。
一張郵票風餐露宿，誰還是原來的自己
哦，自亮
我住的地方現在下雨。

道路

在一道牆與另一道牆間
跑來跑去。
高矮不一、形狀各異的牆 阻斷天空
腳在鞋中 鞋在牆上。
我一生迂迴穿插
在牆縫中東奔西忙
出門臨牆，進門面牆 門也在牆上
所謂窗戶還靠牆。
牆多的地方被稱作城市
人類的樣子幸福得傷心 生在牆中
死於牆下。
我看著自己的大堆破鞋
沒有聲音

陳建華
華麗的夢囈

1
朝天翻阮籍的白眼
陀螺找它的邊線
邊線也是陷阱
一支兒歌懸吊在齒崖間
沒有彈拉蹦跳
任狂人吶喊曠野的斷碑——
狂人不瘋
犁刀耕裂的頭皮
祇剩野草稀拉

2
且慢放進刺瞎的陽光
把壁隙鬱抑的獨白細細剔出
昨夜一頓悶睡
掐滅東樓鬧鬼警笛嗚嗚
晨笑
錯煮苦似中藥的咖啡
一付紙牌猶如破鑼殘鼓
六朝脂粉膩膩
拚拚拆拆生辣的詞語
世紀末華麗的夢囈
無人可輓

3
詩與死
歌與哭
日入而息漂泊地
鑿自己的井
鑿至牙根
痛醒不確定的明天

4
兔起隼落於
絕境
奔越大塊陰影
雪亮如暖被的冰河
釣夢
銀魚潑刺

九二年四月

南北
只有月季獨自開放

只有月季獨自開放
那雙不怕受傷的手
漸漸融進仲秋的月光
在你的容顏上
愛撫

身後的那些沙丘
掩埋著往昔
曾有的歡樂和憂傷
青春的臉龐上
開始結滿歲月的蛛網
喬，請你靜聽
生命的泉水
正在滴滴嗒嗒的黃昏中
流淌

而只有愛情永遠年輕
在不懂世故的小樹林裡
汲詩的和風
取歌的細雨
而只有月季獨自開放
在悄悄打開的小窗前
不斷開放
努力生長

雪夫
春
詩

春天
不可能
再是燕子飛在青空
又停在
屋簷下的禪事
也不可能
再是一串串爆竹
埋頭埋腦啪啪響著的童謠

我伸手捲起珠簾
在無酒無詩無心事的日子裡
春天
竟然就是幾隻螞蟻
把我的心頭咬得痛癢癢的
真不過癮呢？

遠方 清早情事

起床

這最後一個左右滾翻
動作沒做好——
滾出夢境
翻離了溫馨
教練不讓重做

刷牙

日日月月年年
刷成如此的
白森森明晃晃
可是爲了阻嚇
將來初出道的
盜墓者
不能火葬
我會留下遺囑

洗臉

孫大聖
祇消輕輕一抹
就變一個樣
可我抹來抹去
橫抹豎抹
還是一張苦瓜臉

關雲

人生起跑點

自高處接近另一個高處
曾徘徊在快慢的交界
霧水裡隱藏著宿命
隨時等待傾瀉
縱使在坦蕩的路面
總有人跑在第一
當爬出心靈暗沼時
一路揚長而歌
坎坷不再起伏

早飯

我的腸胃 和
我的碗筷杯盤
老是一唱一和
始終斷然 拒絕
接納異國風情
無奈匆忙間
我祇好拿
那些古色古香的
捲起千堆雪
長河落日圓
之類的
充饑

上班

混合風餐露宿的怨氣
衰朽病痛的嘆氣
患得患失的濁氣
作了一陣子
聲嘶力竭的發洩後
我同夥計
終於上路了

黃奇峰 一群飛鳥

困在高速公路車陣中，
瞥然一群飛鳥闖進眼簾，
一幅美麗的圖畫
高掛天空。

活在水泥鋼筋森林城市，
直昇機和飛機 早已是自然一部分，
一群飛鳥倒成奢侈品了。

伊沙

磁卡（選章）

14媽的江湖

你從未料想會出現如此局面當你的劍把藍天劈成兩半

所有對手都在高喊我是你師傅

你從未料想會出現如此痛三而你的手已經收不回你的劍

16殺人的聲音

一支跳動的粉筆在黑板上打滑突然發出尖銳的聲音

一個女生當場斃命雙手來不及捂上耳朵

我們也曾聽過玻璃刀劃過玻璃時所發出的

假如是一萬把玻璃刀一齊劃過一萬塊玻璃呢

那聲音不同於去年在搖滾演出的現場一個老漢手捂胸口

一命歸天他劇烈發作的心絞痛具有強烈的時代感

18菜譜

芹菜芹菜五毛一份這是大學的食堂

買芹菜的隊伍長長男生居多

這是人所共知的秘方芹菜有避孕奇效

殺死精子免遭開除芹菜我們熱愛

大學幸福的時光口吐芹菜的綠味

馮學良

新詩

他們說你

氾濫了整個中華文化

不可收拾

李白挖一口井

只想以水釀醇酒

白居易也挖一口井

只為溶墨

你卻開了一條急促的運河

淹沒了唐朝詩人

讓他們不知所措

讓他們控訴

從古至今

爭論不休

寄自大馬

馬非

短章五首

紅燈

全城的車輛在一瞬間嘎然而止

初升的太陽有點不好意思

子曰

子在廁所曰：

“逝者如斯夫！”

無題

黎明時分我繼續失眠

太陽是我熬紅的左眼

不敢加題目的詩

皇帝隨便打了一個噴嚏

人民跟著一起感冒

盜墓

昨夜行動得不償失

於燈光下打開匣子

全他媽是破爛詩

不值錢的東西

日間又去

才發現盜的不是地方

那是座唐墓

寄自甘肅

周正光

光緒五彩瓷碗

清瓷自乾隆之後走向下坡，到了光緒年間漸有復興之勢。此碗其薄如紙，晶瑩如白玉，上繪佛手、仙桃、石榴，喻多福多壽多子，另有兩枝結滿紅色果實的枸杞作為背景，碗底描紅書“大清光緒年制”。

擾擾百年

山陵崩，大廈毀

最難解說，何以

金甌屢缺

卻無損一只瓷碗？

歲月由他

山河由他

革命由他

反革命由他

忍氣吞聲，揮淚、揮汗

全為了一口飯

終不信

天下興亡重不過飯碗

上勾雲紋，下飄水色

是誰，研朱調粉，在碗上

精工繪就一幅“三多圖”？

渾不解，香櫞何福

仙桃何味

石榴多子何用

只知道那粒粒鮮紅、鮮紅的杞實

是群氓泣血點點

裝燕窩魚翅於其內

裝豆腐青菜於其內

裝過得意時的笑聲

裝過落拓時的嘆息

香稻也罷，糙米也罷

滿也罷，不滿也罷

沉沉百年

終歸是一只空碗

從廚房升到陳列櫃，這只碗

完好依然，瑰麗依然

而我，仍在慨嘆

世間唯有吃飯難

當下，仍得想辦法去充實

餐桌上那些

紙碟和紙杯

韓雷

流星

你從深邃的宇宙奔來

歷盡了萬里航程

群星為你領首相送

像送別無畏的勇士出征

你向地球馳來

為的是給黑暗的大地一抹瞬間的光明

你像閃電

撕碎無盡的黑暗

你像利劍

劈開萬里蒼穹

你爆發了

爆發出全部的力

把自己變成血和火的鏈

鎖住這無垠的夜空

啊

你像久別的遊子

投入了大地

在大地母親的懷抱中永生

寄自俄羅斯

陳本銘 榴 槿

迴腸的三公里路上
我和雨競相疾走

我想。
在雨裡回來真好
最少你不覺
風塵狠狠橫越
我著意修飾過的臉上
忙不迭印乾髮緣的漬水
寬衫晾在
木樓當風的窗檻

在雨裡回來真好
我想。
那忙亂是一種沁透的憐惜
你竟然失覺了
挽回來的一匝香息
三公里外的
留連在
爐火的背光面

九五年三月十五日加州

斯 冰

永 遠 十 八 歲

怎麼忍心？
讓你帶著我的愛去流浪
那樣的重 那樣沉
我怎麼捨得 又
怎麼能？

每一站的風景經過也罷
不要你許諾
都從蓋過唇戳的明信片寄回
每天一段情書
每七日一長信
不要你匯款
那樣 會惹我心痛
我願意
靜靜和你一起貧窮潦倒
餐愛過度

重利輕別離 那管得
高調或是低調
我並不附和這音階
我要擁有的
情長久而又朝朝暮暮

縱然未曾盲目
還是依樣地甘心
一廂情願定格這份情
留在再不長大的
十八歲

九六年四月初加州

鄧 萬 鵬

大 霧 始 末

這個早晨沒有天空
道路懸浮起來
所有的車輛超載
白內障在街上流行
邁出的雙腳被什麼絆了一下
男心女心老心少心
驟然間縮小三倍
你站在陽台上觀景
鴿翅的影子消隱
目光被打成敗絮
落滿衣襟和腳面
棉花不再繁衍暖意
細芒栽滿周身

砌進肌膚絮滿四肢
絮滿腹腔和喉嚨
你以深呼吸
抵抗隨時可能發生的窒息
兩個小時之後
太陽在樓頂上開花
街樹開始顯影
空氣流成浩浩淨水
清洗夢的殘餘
你突然有些失態
險些飛了起來
一句瘋話回聲四起
這世界多麼可愛

馮傑

也是聽雨，但在中原

——答詩人周正光

此時的雨最密

似乎是一種吹不進風的密

穿越畫中的嶺南你早已擠身過去

往事在燭光中都一一閃痛了腰

該是多少年以前的話題了

舊事掉落最後那顆齒

為你準備好一付

已是扒在牆頭打瞌睡多年的老蓑衣

老是老一些

但方言是年輕的

再拿出一雙新織的芒鞋

鞋中蘆花白若盛雪呢

此時我從窗外任意挑選一絲圓潤的雨

從雨的中間破開

邀你進去 穿過意象的中原

你能覺到雨也有著質感的四壁

冬夢

鳥籠

張開的嘴巴

一隻小鳥

吃掉

草蟲掙扎的自由

傘子

抬頭

才清楚知道

天空跟我的距離

原來這麼遙遠

葡萄

小心碰觸

這豐饒纒繞的收成

給我解釋

什麼叫孤獨的懸掛呢？

我心間那片荒蕪已久的田地

早已不事生產

每串酸酸的葡萄

九五年十二月寄自香港

莫云

折翼
外一首

多少個夜——

心在夢的荒原上吶喊

又被冷風孤寂的回音凍醒

苦苦守候

一盞失去體溫的燈座

那無端斷弦的錦瑟

夜以繼日地袒裸著

淌血的傷口

只有地老天荒的誓約

依舊 牢牢圈繫

在通連心脈的無名指上

落幕

掌聲終究漸行漸遠

或熱烈或稀疏地

淡出 生命的場景

舞台上

所有質量不滅的星光

紛紛化做——

視覺暫留的驚嘆號！

寄自台灣中和

達文

日記：十一月十七日

1

從高速公路出來
我掠過幾道塵
向突然刹住的車背鳴笛
因為是十字路口
正當上班時間

在下一個紅綠燈前
那斥罵也停在右側
“慢下來，笨蛋，小心警察”
屁股冒煙走了
那煙很稀

2

無風的夜晚
約翰敲玻璃門：
“我要一盒白飯
外加十包醬油和可樂
記住 僅僅是白飯
白飯”

他離開後就跳舞了
夜躺在街道旁邊
那陣陣旋轉是風源
而風也是不歸家的

3

電話響了
妻子回家
削蘋果皮
手翻翻日曆停住了
今天是星期三
生意並不太好

隔壁的鄰居吵架了
爐火還沒熄滅
雨的滴嗒可能直到天明
要睡你就快睡
在夢中我有外遇

梁以平 故鄉行

(一) 端州硯 —— 肇慶紀遊

沉甸甸的
一塊貢品
你交到我手上
我卻貪得無厭
欲把星湖之水
全部傾進硯中
再偷偷拔起
七星岩
當筆
一併放進行李箱
帶到彼岸

(二) 廣州遇雨

白茫茫 茫茫白
混沌一片
不見白天鵝展翅欲飛
不見愛群大廈整容後的新姿
也不見正拆建的
中山路的憔悴模樣
更不見傳說中
治安不靖種種……

想見的一位友人
出差去了

註：白天鵝，廣州一座著名酒店。

九五年九月紐約

陳齊家

回音壁 (四題)

焚書

他怕書嗎
他怕那些被刀削得服服貼貼的
竹子做的書嗎？

不，不！
他怕的是時而從書中飛出的
被憤怒的真理鍛打成匕首的
鋒利而寒亮的聲音

坑儒

他終於發現了
書是沉默的
不沉默的是讀書人

他終於沒發現
圓睜怒目不發一言的人
並非沉默

長城

好長的哭聲啊

哭聲蹣跚了一萬里
蹣跚了數千年

每當我頭枕著長城入睡
一聲幽細如黑髮的哭
總會隨風飄入
我憂鬱的夢裡

古井

被逼得無處可逃的
女子
瞬間
化成一口
古井的傳說

驚濤而起的水波
紛紛走避
那塊四方的天空
終於沉默得
沒有一絲皺紋

有時站在井邊
我很擔心
井會冷不防地
伸出一雙
求救的手

1996年清明節前後

吳懷楚

我總覺得
人生像一個幾何



最初的你和我
各自在一個相隔不連的點上
然後朝著另外同一個點
向前不停地延伸
直到有一天
我們在人生的交叉點偶然相遇
之後
彼此又從這個相遇點

幾何人生

向著不同的交錯方向分支出去

朋友
請毋用悲傷
有相逢之日
也必定會有分手時候
這可不正是所謂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因此我就暫且把它喚作
幾何人生

潘宙 神話筆記

1. 樸瑟芬妮

據說，每年在冥府逗留六個月
純粹是樸瑟芬妮的自由意志
至於六顆石榴籽云云
只合說來騙騙
她那壞脾氣的母親
因為即使是有教養的春神
有時也不免嚮往
幽暗、熾熱、不為眾神認可的
地下文化

註：樸瑟芬妮，農業女神德米斯特之女，被冥王擄拐到冥府，德米斯特失女後無心理事，人間五穀不生。後宙斯干涉，樸瑟芬妮重返陽間，然因曾吃過冥府的六顆石榴籽，每年有六個月須在冥府度過。此後每年樸瑟芬妮去後為冬天，重返時則春回大地，是為春神。

2. 先知

如果先知預言了一場災難
而群眾嚴加防範，由是得免
這時先知的預言
是準呢還是不準？

然而該發生的就要發生
眾神說

預言沒有修改事件的功能
所以群眾總是愚昧無知
預言必須被訕笑、漠視
而先知，永遠都只是
一門尷尬的行業

註：特洛伊先知勞崑與卡珊德拉均曾警告：不可讓希臘人的木馬進城，但無人信其言。勞崑與二子更被雅典娜遣巨蛇噬殺。

劉慶雲

拜讀逝者的詩作

一個陌生的人死了
我已不可能遭遇他的音容
只能以姓氏的門框——
他一生的最後一個懸念
進入
聆聽他唯一公開的獨語
聯想他生前握筆的執著

逝者如風
除了讓我在今天
像野草一樣因敏感而稍稍傾斜
一路而去
還有什麼是他生命的延續

逝者 我們多麼相似
在人世間匆匆行走
無從顧盼 不能停留
不知道誰曾對我們凝視
更不敢相信
誰會因一陣風從他身前掠過
而深深地憂愁

呂紫

垃圾

所謂垃圾 是現在無用的
被摘除被丟棄的

那麼

我是否該挖出雙眼
割去舌頭與雙耳
掏出心肺俱全的五臟
把四肢留在門外
只留下空空的軀殼
用來盛接整個世界的
垃圾

嬰兒

年輕的父親面前
是嬰兒車
嬰兒車裡面
是白雲做的
小被單
小被單裹著
熟睡的
小寶寶

小寶寶跑得真快呀
被單追得四角飄揚
父親追得
眼鏡片冒出熱汗

熟睡的小寶寶
是誰也追不上的
他是用
夢來跑
用夢裡無邊無際的
藍空和白雲來跑

狗

解過手後
輕裝上陣的獅子狗
把雍容的女士
拖得直打踉蹌
她親昵地罵了聲
“天殺的！”
它涎皮賴臉地
回看一下
果然放慢了腳步
怪不得哩——
它拖上了
在她飛舞裙子後面
風聲咻咻中
那輪紅紅的大太陽

劉荒田

晨跑

露水

樹林撐不住了
一彎腰
把太沉太亮的陽光
嘩嘩瀉下

露水慌張起來
順著草莖
順著花瓣
順著斜坡
骨碌骨碌地
跑開了

跑得最快
最眩目的
當然是球杆揮起時
隨高爾夫球蹦成弧線的
那一顆了

我自己

在晨跑大軍裡
論運動服之款式
論“隨身聽”之牌子
論形象之傲岸
論汗
論頭髮之飛揚
數我最沒看頭
我哪裡是在跑呢
是雲在跑
草地在跑
毫無知名度的鞋在跑

這一首中途冒出的
勞什子詩
既不耐煩
拖沓如歐化長句的中年之軀
又橫豎進不了《年度詩選》
乾脆跑到前頭的咖啡店
端上一只紙杯
等我作最後衝刺

嚴力 很難說……

很難說那是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我和死亡相遇
它往左我就往右
我往右它就往左
從沒商量過

很難說這是幸福還是悲傷
死亡從我心靈深處更深的地方離去
更深的地方我自己都沒有去過

凡涉及死亡的就會有許多的很難說
但悼詞肯定是死亡在人間的代表
這個代表遲遲不來與我一起研究生活
很難說我不是悼詞的代表
也就是死亡的代表的代表

真的很難說……

1996.1.7

古寒山 故宮博物館之後

我用人民幣購買了兩張門票
就扶著祖父
一步步深入故事

而出來的時候
祖父領著我
一步步拐回家

故宮之後
祖父讀歷史
歷史讀我
我讀街上的霓虹燈
兒子卻抱著遊戲機吶喊拚殺

蔣松 民歌

那方土地貧瘠 那個時節乾涸
清涼的山風吹拂生活
而民歌
生長茂盛

民歌 是山民的情感呼吸
民謠裡 乾枯的希冀發出新芽
土色的日子騰起熱浪
而愛情 更是甘美清爽的果果

嶺嶺坡坡的民曲喲 不經修剪
舖成自然的風景

——要想欣賞民歌
就當 親近這一片泥土

修遠 木樁

用母親的另一種方式
我 深入泥土

我是木樁
是最原始樸素的釘子
使用打擊所帶來的巨大力量
我
是一枚沉悶的炮彈

我笨拙，頑強
我粗糙，堅定
我是金屬重錘下最引人注目的思想
比起鐵釘
我更表現深刻

我是信念
我是夯歌 精神百倍的漢子
被大浪拍打
我臨危受命，義無反顧
被我所加固的堤埧
從不為任何力量所動搖
我是一條蟄伏的長龍

1995.12.10

我喜愛的英美詩

非馬
◎
譯

雷法托夫

Denise Levertov(1923—)生於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充當護士。後隨夫遷居紐約。她的詩大多描寫平常事物的美妙。

永 離

他說船尾的浪
滔滔如滾動的石頭。
我可看不出來。
我只看到山在轉，
轉開它的臉，當船
把我們帶走。

秘 密

兩個女孩發現了
生命的秘密
在一行意想不到的
詩裡。

我寫那行詩
卻對那秘密
一無所知。她們
告訴我

(透過第三者)
她們發現了它
但沒說它是什麼
甚至沒說

是哪一行。毫無疑問
此刻，在一個多星期
以後，她們已忘記了
那秘密，

那一行詩，詩的

名字。我愛她們
爲了她們找到了
我所找不到的，

也爲了她們愛
寫那行詩的我，
也爲了把它忘掉
這樣

在死神找到她們之前
她們也許會千百次地
再找到它，自別的
詩行

自別的
事件。而且爲了
希望知道它，
爲了

假定有
這麼個秘密，是的，
特別是
爲了這。

深沉的關懷，鮮活的意象

——讀陳銘華《童話世界》

◎王常新

長期居住在海外的華文詩人陳銘華，繼詩集《河傳》之後，又出版了《童話世界》。以一個從事電腦工程的專業知識份子，在主編美西《新大陸》詩刊已耗費許多精力的情況下，能在詩壇辛勤耕耘，並卓有成效，真叫人感佩。

拜讀了《童話世界》，感覺到陳銘華有一顆真摯的愛心，他愛自己的孩子長山和長青，所以為他們寫了《童話世界》，並把它作為整部詩集的命名。

但陳銘華的愛不像有些父母那樣只是給孩子吃好的、穿好的，溺愛他們、放縱他們；他是要孩子們活活潑潑地、健康的成長。當他們因為出生在國外，受的是西方的教育，而忘記自己的祖地和原鄉時，詩人是憂心忡忡的：“日日ABC / 不用背書 / 餐餐漢堡包 / 不用吃飯 / 放假要遊迪士尼樂園 / 不去中國 / 不去越南 / 不要爸爸皺起眉頭 / 教讀 / 上大人”。寫到這裡，我很自然地想到我在分析和權（桔子的話）時的一段評語：

和權吟唱的是原來甜蜜的桔子移植海外以後，變得“酸酸的”，而且以後“將更酸澀”，從而流露出思鄉之情和對子孫後代“錯把他鄉當故鄉”的隱憂。我看這種感情，是許多生活在大陸之外的遊子共同具有的。(1)

陳銘華生於越南，後移民於美國，從〈電線桿〉等詩可知他還有尋根、眷土之思；可是他的兩個可愛的孩子，都“日日ABC”，不願學“上大人”；“餐餐

漢堡包”，不喜歡吃中國飯；“放假要遊迪士尼樂園 / 不去中國 / 不去越南”。所學的、所吃的、所玩的，都是西方的，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已經“西化”了，對祖鄉和它的傳統文化再無認同感，這怎能叫他們的父親不憂心如焚呢！

陳銘華已經是“電線桿”了，為什麼還寫“我多麼想念 / 風聲雨聲 / 那些鳥聲”呢？原來雖然加入了美國籍，美國當局還是把你當少數民族看，老闆也還是照樣剝削你的血汗，〈線路圖〉就寫出了這社會的不平：

在黑暗的紙上 / 打開一道凶險入口 / 步步陷阱 / 如網似繭 / 唯筆決意追隨 / 死生與共
直至 / 血洒出路 / 那白人上司 / 卻好整以暇 點燃 / 一支煙

自己流血流汗，賣命地幹，白人上司卻悠閒自在，坐收漁人之利，這叫陳銘華的心理怎麼平衡！他寫了這種心態，我以為是寫出了美籍華人的共同心態。所以不能認為只是抒發一己的悲歡，而是表現出對同屬中華民族的廣大同胞的關懷。

陳銘華是和全世界的人類共同呼吸、共命運的，人間的一切不幸，他都關注。如〈超級杯下午〉寫道：“湮沒了巴格達 / 戰爭依舊困在螢光屏內 / 因為枯骨已朽 / 人造草皮覆蓋的黃沙 / 要靠歡呼和踐踏來持續 / 它的興奮”，讀到這裡，我很自然地聯想到艾青的詩句：“鬥技場的奴隸越緊張 / 看台上的人群越興奮 / 廝殺的叫喊越響 / 越能爆發狂暴的笑聲”。(2) 艾青指出在當今的

世界上，還有人保留著古羅馬奴隸主的思想，他們要看到奴隸流血，才能持續興奮。陳銘華寫“枯骨已朽”，戰爭仍在繼續，發動戰爭者也是要靠歡呼和踐踏來持續他們的興奮。這和艾青表達的主旨是相同的。

在〈蠅疫〉中，詩人更憤怒地譴責戰爭給索馬利亞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

索馬利亞！索馬利亞
一顆顆垂下的頭顱
都是爭權奪利的戰場

索馬利亞！索馬利亞
一雙雙深沉的眼穴
都是困苦積難的糧倉

索馬利亞！索馬利亞
一息奄奄的海岸線
竟是造化最大的諷刺

索馬利亞！索馬利亞
飢餓若不關蒼蠅事
他們怎麼會嗡嗡亂飛

是“蒼蠅”給索馬利亞人民造成了瘟疫，給他們帶來了苦難：“飢餓若不關蒼蠅事 / 他們怎麼會嗡嗡亂飛”。這真是一針見血！詩人不只是關注著自己的孩子的命運，也關注著民族的命運、世界人民的命運，這種深沉的關懷，表現出詩人博大的愛心和憂患的深廣。

詩歌不能容忍沒有形體的、光禿禿的抽象概念，思想必須滲透在形象之中。陳銘華深諳此中奧妙，所以他著意於創造鮮活的意象。

在〈夢回山鎮〉中，詩人吟道

：“問眾山／何事／探首／千百回／流水／解釋／在她身上／在她身上／瀉落／一匹黑白分明的瀑布”。在詩中，詩人捕捉住視覺印象“在她身上／瀉落／一匹黑白分明的瀑布”，這具有流動感的瀑布，把傣族女子膚如凝脂、黑髮垂腰的姣美身姿表露無遺，也傳達出詩人思念生長地的感情。我們讀了這首詩，心中很容易重現詩人的感覺，並理解詩人所暗示的思想。在〈想起故鄉〉中，詩人寫“雲憤憤不願歸家／雨卻親切地奔走相呼／直到路湍湍生波／撼動我的老車”，既描繪了雲的“憤憤”神情和雨的“親切”態度，以及路的“湍湍生波”，還表現了雨的“奔走相呼”老車的受到“撼動”，這就不是只透過視覺意象，而是還透過聽覺和觸覺乃至運動覺等意象，也就是說調動了豐富的感覺經驗，來表達思念故鄉的感情。

這兩首詩的意象鮮活，還得力於詩人用擬人化的方法來創造意象，這種方法詩人常用，如〈山中〉：“一株株／當初拚命長高的松樹／喜歡參加嬉鬧／大清早便安排了許多松子／教我們拋去逗弄／湖水 呵呵笑成一圈／又一圈”。把松樹寫成喜歡參加嬉鬧的大孩子，寫湖水像禁不起逗弄而傻笑的小孩子，真是充滿生趣。在〈冬〉中，詩人寫道：

風敲門／雪打窗／搶著來說
樹／不著衣衫／挺直腰又昂高
頭／冬 一定不冷

把風和雪，寫成了喜歡嘖嘖喳喳的小孩子，把樹寫成了一個勇敢堅強的小孩子，更是充滿了童趣；因為這些動作都符合兒童的心理特徵。很明顯，這些意象並不是客觀事物鏡子般的再現（雖然它們都符合客觀事物的自然屬性，如風雪吹打門窗，樹光禿禿的

）；而是經過詩主觀的改造。在〈日出〉中，陳銘華為我們創造了一個奇特的意象：

黑暗的
缺口
血
噴湧

一場亙古未變的革命

從黑暗的缺口
噴湧
文明

在這首短詩中，詩人以一個單純的意象，寫出了人們常見而感覺常新的日出景象。詩人的感受向著日出的景象直接切入，“黑暗的缺口血噴湧”這一獨特的意象的獨特的分行，把詩人面對客觀景物所產生的新鮮感受，與詩人主觀上對它的熱情禮讚組合在一起，活脫脫地創造出一個他人所未道的藝術世界。

最後來談〈雨後見月〉：

幾番嘈切
娘娘自唐朝走來
猶抱琵琶半遮面

春衫輕薄
好一個番邦女子
胸脯快露出來了

今夜，她們都擁抱
我！圓滿的
夢魘

第一節借白居易〈琵琶行〉句意，描繪雲開月現的情景，好像琵琶女羞羞答答地露出了半個面孔，給人一種朦朧美。到了第二節詩，詩人讓唐朝的琵琶女變成了一個番邦女子，她非常開放，“胸脯快露出來了”，給人一種明

朗美。這兩節詩中的兩個意象，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反差，使得詩歌結構充滿了張力。意象之妙咀嚼之後給人無限蘊藉的情趣，繪製了一幅非同一般的“雨後見月”的畫卷。

略有瑕疵的是第三節詩，直白的說明與鮮活的意象不協調，統一被打破了，明確的情節交代中沖淡了意象造成的詩的情趣。這是我的一點不成熟的看法，提出來與陳銘華商榷。

《童話世界》中可圈可點之詩很多，非馬先生在序中已有分析，我就不再饒舌了。

(1) 〈和權詩中的愛心〉，載1993年8月25日的菲律賓《世界日報》副刊。

(2) 艾青〈古羅馬的大門技場〉。

1996年元月25日

*作者是湖北華中師範大學教授。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 and 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季繳交同仁年費：US\$120.0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現在坐下來談詩好像首先要換一種呼吸方式才能流利一些，那些洶湧的物化的文字改造了人體的許多器官，不被物化的文字緊縮在體內的某一個角落，有逐漸變成癌細胞的趨勢。這可是連外科醫生的手術刀也難以施展的體內，帶著這樣的體內，一群詩人湊在一起，有一點像向某一座新建的醫院去報到的感覺。但就像我以前曾經提到過的，這種癌塊也許是鈾塊，可以裂變，能量將是極其可觀的，所以，詩人將首先是語言的物理學家，語言的原子彈和核發電站才是他們的產品，所以，有些社會現象會遭到轟炸，有些社會環境會遭到光明的建設。

而重要的是詩人自我的建設，現代詩歌必須一針見血，因為物化的社會每天都會發明許多裝飾性的外衣，外衣越來越厚。文字的華麗越來越有與其同流合污的感覺。以前，當我們（中國現代詩人）手中握有的人類生存數據不完全的時候，我們很難僅僅因為某個國家與民族的經驗來界定現代詩歌的定義，而西方人在了解東方以及蘇聯的生活實質之前也無法界定。現在是時候了，各種文化背景和制度的情況通過快速的媒體以及出國旅遊、留學等交流讓詩人們擁有一塊真正的地基去建設自己的語言大廈。我們接近了終極意義的寫作，從全球性的心理體驗來認識人類本身的局限性必使現代詩歌有一個最接近終極的定義。

在這之前，我們（中國現代詩人）仍有許多事情可做，首先是解放詞語被政治所誤用了的概念，要知道文字也是人，有許多文字還在文字群中當著奴隸，所以

要解放文字中的黑奴。就我看到的最近幾年的中國文字中，解放的最多的是性文字，這是根據需要去解放的，因為多年不見而在尋找，這是一種丟失的文字，僅僅尋找丟失或多年不見的文字不是一種全面的解放，解放是指我們每天使用的已經熟的不能再熟的文字，也包括造句的邏輯，這些東西因為已經培養了我們的習慣而被忽略，我們還忽略了聯想和想像，一些習慣了的聯想和想像局限了我們的敏感度，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政治運動造就了中國人和中國詩人的聯想與想像的模式，這裡不需要我來舉例，因為可以隨意抽出一冊我們書架上的中國詩人的詩集就能看到。當然，書架上還有許多翻譯過來的西方人的詩集，但是語言的造句邏輯在翻譯中改成了中國式的，有許多我們認為的過於跳躍的聯想和過於極端的想像被中國文字內含的歷史化解或偏離了。許多詩人學到了形式和跳躍，但沒有學到他的形成詩歌的來源——生活方式，當然我們也無從體會他們的社會問題對人性的順應或扭曲。所以，我們更多地要學習自己，把自己作為一個實驗品在盡可能多的社會條件下領悟文字所能表達的範圍。我曾對美國人在人類叢林裡的自生自滅的處境感到驚喜，更多的自我湧現在生活中，尤其是紐約，“動物”齊全，語言來自全球，結果主要是以英語來進行競爭，但“動物”們改造了英語，在適應英語的過程中改造。所以，才有不少用第二語言（英語）寫作的人擬定了自己特殊的英語風格，他們和英語的譯者一起校對譯後的英語與他們母語的差別，這種努力可以從布

洛德斯基的英語詩中看出。中國詩人面臨的已經不是土地的國界，而是語言的，雖然我住在紐約十年，但依然以母語創作，在語言中我沒有跨出國界。我也不因為有人對翻譯抱有極大希望而改變我對自己母語的審視與解放，只有踏踏實實在母語中領悟產生文字品種的土地，才能繼續或再次對生存狀態一針見血，語言中共通的東西來自人體，不同的文化和生活傳統對人體的扭曲需要各個國家的人進行自我揭發才能說到點子上。所以，依然是那句老話：自救！

自救，說到了中國詩人為什麼還要坐在一起進行談論的重要性，其實坐到一起的是同一種文字和語言，它們需要互相拆卸籠子，有許多種所謂的創作風格其實只是比其它籠子更精緻一些的籠子，因為這樣的籠子可以掛入刊物這間房子裡與賺錢的流行匹配，這就說到了一個更加可怕的事實：許多中國詩人認為自己的詩能在許多刊物上發表就證明了是個大詩人了。我這樣說是因為中國現在有多少嚴肅認真的刊物呢？少之又少。自救也包括在經常發表詩作的陶醉中救出自己。這裡我要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那就是人類的收藏癖，社會上有收藏癖的人很多，許多人的收藏是傾家蕩產地收藏，而且以後也不是為了賣掉它們的藏品而發財，況且許多被收藏的主題不是能賣的主題，收藏心理是過程與積累以及完美的享受。那麼，創作者詩人的創作也可能是收藏自己創作的過程，是一個既花錢又付出的過程，不少詩人也不斷向世人展示他們的“收藏”，有時候得到一些報酬。但這些報酬類似展示“收藏品”的門票，是鼓勵你再收藏（創作）再展示的，不是鼓勵你再發財的。認清了這一

點後，自救基本上已經完成一半了。

社會上對語言不敏感的人也有不少，所以，讀者就應該更少了，許多人能感受詩意，但不感受語言，因為詩意的提法在中國基本上是環境的，一般來說是畫出一個有詩意的環境，然後才配上詩，這種詩意的習慣使中國人認為自己是一個詩歌大國，其實只是環境的詩意大國，不是語言的詩歌。也許有人會反對，但我認為唐詩是不錯的，但越往後發展，語言的詩意越來越遊戲化，因為對詩創作的限定越來越嚴重，對仗押韻以及字數的限定把語言當作一種紙牌遊戲來消磨時光，我指的是普遍現象。所以，白話文延至中國的現代詩是一大解放，我們剔除了過份的遊戲性質，還給詩歌的文字所指，還給文字在自由造句中發現它們更多的能指的可能性。

現在我們終於到了一個全球性生活道具雷同的時代，全世界都在使用現代傢俱、電器產以及能源的共同擔憂，當我們使用同一種擔憂的時候，眼淚與笑聲就有了本質上的生存溝通。我們觸到了終極，剩下的是創作。

詩歌語言對思維方式的改進在中國也許更需要形象化的配合，因為我上面提到過中國人的詩意習慣。從西方的例子裡我們可以看到超現實主義詩歌被超現實主義繪畫伴隨，意象派被抽象表現主義伴隨，甚至有不少廣告畫伴隨著現代派和後現代。但是中國的政治普及繪畫被各種原因引向了商品，它遠離詩歌而去，而且是外銷商品。當然我也知道裡面有一些無奈，中國的現代派有許多是水質的東西，它們無法躲避社會給它們挖好的溝渠，它們順著溝渠流去，能跨市跨省跨國地

流去已經不容易了。我看到一些希望，那就是詩歌界的一些水替自己挖溝渠，按自己的意願流向境界。有人會說，水能為自己挖溝渠嗎？當然，您沒看見洪水嗎？就是這個意思。事實是我們沒有看到詩歌造成的各路洪水，這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解放洪水這個字眼的習慣使用方法與概念。就像許多人剛剛認識到詩歌其實沒什麼了不起，因為它對敏感文字的人才有用。詩歌終於到了它該有的專業程度，它升級了，它終於將演變成研究人類的實驗器具了。所以，許多人是看不到實驗室裡的洪水的。我相信在我多年編輯《一行》詩刊時，看到過幾路這樣的洪水。

最後再說一個關於寫詩的課題，當人們說：“他在寫詩”。那麼呈現在聽者的腦中是詩的佔不了整張紙的形式以及格式。就好像所有的詩有著同一種長相，而內容無非是什麼什麼。這樣的一種概念也是大多數詩人共同造成的，是集體的成果，這種成果我不敢恭維，因為只要你寫成這種格式與形式，並加上“無非的什麼什麼”之題材，你就是一個詩人了，這等於是說完成某幾頁“作業”的人都可以畢業了。說到作業，這裡倒有一個有趣的比較，那就是文革期間的字眼：插隊、拉練、深挖洞、蹲點、下放、紅寶書、建設兵團、早請示晚匯報、黑五類、臭老九等等。詩人很難用這些字眼去寫詩，但現在他們可以用電腦、高速公路、環保、愛滋病、同性戀、三維、數顯、傳真、手提電話等等去寫。這裡顯示了這樣一個差別，兩種詞匯的地域、歷史和民族容量，前者在傷痕文學時期在詩中偶爾出現過，這些詞匯的負荷是有限的，是為事件服務的，是權力

和政治的副詞，而後者的負荷是超地域超民族超政治的，它們之所以可以不斷入詩，也體現了詩人對自己突破某一種特殊社會經驗的限制，是他們具有自我批判的具體結果，他們要用不必要注解的文字來表達不必注解的人性。所以，人性中的共性需要共通的名稱來達意。再回到寫詩的話題，我寫詩時根本沒有想到什麼是詩，我想到的是我現在手中掌握的這些文字和可以運用的當代物件名稱，我要讓它們撞擊，用我所設計出來的造句圈套讓它們進入裡面進行表現，所以，它們少不了當代性與實驗性。另外，我也重寫一些別人或自己寫過的詩，為了找到更好的語言去呈現永恆的題材，有時候這就像比賽一樣，看看誰在這個題材上寫得更有味道，更簡潔和更易被記住。有些詩人認為好詩應不留技術刀痕，但所有的新技術必留刀痕。還有一種對口語化詩歌的渺視。這之中包括渺視者對口語化的廣義概念，因為口語是最複雜的語言，各行各業都有不同的口語，詩歌的口語如果能寫得好，比那些用所謂慣用的詩歌語言更難，因為口語無據可循，要把它詩化，本身就是對某些文字的解放，是擴大詩歌用語的值得欽佩的努力。

還是那句老話：我祝願詩人不要把謀生的困難與創作對立起來，因為你遇到的正是你應該去表現的，或者是你要去表現的媒介。古代的詩人沒有那麼多科學發明出來的物質，他們的時間多一些，而我們，應該可以少一些物質，多留些時間給自己的創作。

1995年10月寫於上海

畢曉普——獅子太陽

劉耀中

筆調機智，富於幻想的女詩人伊麗莎白·畢曉普(Elizabeth Bishop)曾獲得多項榮譽，如：霍頓詩歌獎、古根海姆獎、國家文藝協會獎、普立茲文學獎和美國詩人協會會員獎等，她於一九一一年二月八日出生在麻州伍斯德。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在波士頓逝世。她在人世間漫遊了六十八年。二十三歲開始創作，耕耘了四十五年，留下不少餘味無窮的詩篇，供人欣賞。

畢曉普的祖先是從歐洲到加拿大的移民，父親是美籍加拿大裔。在女兒出世八個月的時候，他去世了。母親承受不了這個沉重的打擊，憂鬱成疾，患精神錯亂症而被隔離。後來帶著五歲的女兒，回到畢曉普的外祖父母家。那是在加拿大東南部沿海的一個省份，新斯科夏(Nova Scotia)。不久，畢曉普父親的親屬又把年幼的畢曉普接回麻州伍斯特，母女分別後，再也沒有相見。

根據父親的遺囑，女兒必需進大學受教育，於是畢曉普寄宿在波士頓附近的一個中學，後來就讀於著名的瓦瑟學院，學習音樂、作曲和鋼琴，然後轉到英文系。在大學三年級時，就開始有靈感作詩了，取材無非是一些風花雪月的抒情。由於她童年的孤獨，她的作品與英國當代詩人菲立普·拉金相仿。當她在中學讀書時，讀過英國牧師詩人喬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 1593-1633)的詩歌，使她對英國十七世紀形而上學的詩，發生了興趣，尤其是那古典式的韻律，帶著宗教性的情結加上形而上學的玄學味道，誘導她去探索生與死的宗教學說，帶有一種宗教的虔誠，去追

求永生之道。

畢氏於一九三四年大學畢業後，花了兩年時間到歐洲和北非遊歷了一圈，在佛羅里達的基韋斯特居住了一段時間，一九四三年遷到墨西哥去居住和寫作。一九四五年獲得霍頓詩歌獎。赫伯特對她的影響，在她一九四六年發表的《南方與北方》詩集中有所呈現，它的用語和結構方式已不是美國地道的產品了，而是有著異國情調。一九四七年獲得古根海姆獎。在這些早期詩作中，還可以看出受了史蒂文斯的“內向”影響，時常在她的作品中，反省激勵自己。歸根結底，她的詩中有許多特點，是來自穆爾和洛厄爾(或譯羅威爾)的影響，加上她的新英格蘭的生活背景，完善了她詩中的意象。

一九三三年，畢曉普與穆爾在百瑟學院由同學而相識，由作詩而接近。當時畢曉普很崇拜年老的杜威，她感到穆爾的性格有些像杜威而發生好感。但他們兩個人生活背景不同，許多觀點各異，因而彼此沒有吸引力。例如：在宗教信仰方面，畢曉普受了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的影響，對宗教有幾分虔誠。同時她在大學時代，喜歡閱讀早期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評論，那是克利斯托夫·柯爾特威爾(Christopher Caldwell)的著名觀點。形而上學和馬克思主義本是矛盾的兩種學說，她只好承認宗教的通俗化。她對馬克思主義有過天真的理解，如下面一首詩：

給貓兒唱一支催眠曲，
小魚，閉上你那大大的眼睛
進入甜蜜的夢鄉，

那裡有使你驚喜的事情，
我圍繞在你的床頭。
親愛的小魚啊，不要發愁，
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裡
同心合力，
絕不會淹死一隻小貓。
小魚啊，不要快快不樂
歡樂和美妙，全是屬於你們的
睡吧，等待那快樂的日子，
快快來到，……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裡，有龐大的官僚主義機構和大量的警察，而人民卻只能享受有限的安全。當年斯大林常說：“好日子快到了。”但是在好日子裡，蘇聯的經濟總是不能起步，畢曉普的這首詩已經不符合實際了。

穆爾與畢曉普不同，她是清教徒，以基督精神為做人的道德準則，更不相信什麼馬克思主義。

在文化方面，穆爾認為美國文化是新興的，有可取之處。而畢曉普卻偏愛英國晚期的愛德華時代的諷刺頹廢的文化精神。

除此之外，他們也有共同點：同是受了比來赫爾(Bryher是女詩人杜利特爾的“H.D.”的同性情人，是扮男性角色的)所提倡的精神分析，及奧登對榮格趨向分析心理的影響。只是畢曉普要超越精神分析的框框，無論是弗洛伊德或是榮格的理論。她對人生的態度比較固執。

一九三六年，畢曉普給穆爾介紹了一個女友，是造紙企業家的女兒，又是該企業的繼承人，所以很有錢，供給穆爾和畢曉普生活費，並為他們擴展社交活動。穆爾很看重這位女友西瑞葉思。當時正好穆爾出版了她的《南方與北方》，收入稿費一千元，用它在花州海濱買下一幢別墅，供她們三個人在那裡小住用。

有人說沒有穆爾，畢曉普就不會在詩壇上站起來，也許有點道理。穆爾的詩極重技巧，畢曉普

拜她為師，她們是代表著兩代人的文藝作品。畢曉普也寫了一首詩《魚》，可以和她的老師穆爾的《魚》媲美，反映出兩代現代文學作家對大自然的不同看法。穆爾是注重從田園樂和生物學的角度去觀察，而畢曉普則是海市蜃樓的人生觀。她是代表著新一代的觀點，受了神學家尼伯的影響，偏於創造和幻想。

在一九四九至五〇年間畢氏擔任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詩歌顧問，並在一九五一年獲得國家文藝協會獎，並當選為該協會的會員。就在一九五一年，穆爾勸她研究史蒂文斯的作品，並插班選讀奧登的講學。於五一年遷到巴西居住。

畢曉普和穆爾在生活作風上，也有差異，畢氏比較浪漫，常常提起美國同性戀浪漫詩人惠特曼的作品，穆爾不愛聽，告訴畢曉普從今以後，不要再和她談論惠特曼，但是她對畢曉普的同性戀行為並無指責。

畢曉普於一九五五年出版了《南方與北方——寒春》，因而在次年獲得普立茲文學獎，六四年獲美國詩人協會會員獎，六五年發表了她的第三本詩集《旅遊問題》，六九年從巴西遷回美國，於七七年出版了她的最後一本書《地理III》。由於畢曉普自幼喪失了雙親，生活孤獨無依，沒有一個幸福的童年，一種不安全感，一直困擾著她，使她遇事很敏感，很容易看到事物中的兩極矛盾，這倒很有利於她在創作中的構思。在《地理III》一書中顯示出她的這種不安全感的困擾，在書中的地圖上隱喻了她的感受。海岸線的模糊不清，有的大城市的名字，超過了海岸線，甚至陷在海裡，如New York, New York兩字往往放在大西洋上。山脈的高峰，有的地方被夷為平地。有史以來，地理學家畫的地圖

往往是超現實的，畫不出隱定的界限。而心理學家則將“海洋”比做無意識，文字、意識與無意識都是相聯繫的。

畢曉普除寫詩之外，還寫過短篇小說，發表在《紐約客》及其他雜誌上。她晚年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執教。

畢曉普的同性戀

畢曉普生前有許多朋友，但是她的私生活卻鮮為人知，不像她的朋友洛厄爾和雷斯凱那樣地聲名顯赫，讀者對他們的生平以及生活習慣一清二楚，甚至知道他們的酗酒和酒量，對畢曉普卻很“陌生”，因為她不是詩星。

她有同性戀的嗜好，有一個同性戀人叫海蒂·馬斯保·李雷斯，是巴西著名的女權主義者。可惜海蒂自殺了，於是引起海蒂的家屬和朋友們對畢曉普的指責。這個謎底在畢曉普死後遺留的信件中得到揭曉，原來她們在海蒂最後的歲月裡，相處不和，她受不了畢曉普那付監護人和獨裁的態度，受不了她的愛之深，責之切，時常吵嘴，醫生見此情況，曾勸說畢曉普離開她，回紐約去。但海蒂又不願意她走，終於在一天晚上，兩個人吵得不可開交之後，海蒂厭世，服安眠藥而自殺。畢曉普從年青時候起，就時常在詩作中表現出她的捫心自問、內省式的作風，海蒂事件使她很沮喪，真是：“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遺憾終生。

畢曉普有西方北歐新斯科夏半島居民的頑固，和她的生硬的道德觀，富於堅忍不拔的精神。北歐民族就是以他們特有的堅忍的民族性，和航海的智慧與豐富的經驗，成為征服世界的武力模型。英、俄和美國的海軍，就是以“北歐海盜”(Vikings)為藍本的組織。畢曉普像梅爾威爾寫的《

白鯨記》中的水手一樣，居住在海島兩棲的巴西，長達十八年之久（五一至六九年）。也許就是北歐人的傳統，她素來反對西方的Phallogocentrism（當代法國哲學家的所謂以男性生殖器為中心的西方文化），而她是分離中心的女權主義者，巴西對她有吸引力。這種南北的吸引力，在人类的愛情方面，就是白人和南方人結婚。黑與白、東與西、南與北……等，都屬於榮格的兩極相併，原始模型的表現。

從畢曉普遺書內，發現她的苦惱與軟弱。她也嗜酒，曾發生過兩次精神崩潰病。

海蒂去世後，畢曉普又去追求另一個年青女郎愛麗絲，視愛麗絲為天女下凡，但不敢正眼對視，因為畢曉普有些害羞，也許有些罪惡感罷。愛麗絲的到來，給多病和收入菲薄的畢氏晚年，增添了不少樂趣和安慰。而愛麗絲繼承了畢曉普的文學財產。用寫詩來紓解她的神經質，她把寫作當成是逃避人生困惑的避風港。

多情的洛厄爾

一九四七年左右，當著名詩人洛厄爾(Robert Lowell)擔任美國國會圖書館詩歌顧問時，想邀請一些當代著名詩人，參加圖書館組織的一些活動，如詩會等，以壯聲色。那時的畢曉普已頗有名氣了，所以和威廉斯一起被洛厄爾選中。畢曉普比洛厄爾大六歲。洛厄爾是家學淵源的詩人之後，著名詩人詹姆斯羅素·洛厄爾的後裔，意象派知名女詩人愛美·洛厄爾是他姑母，這是具有文學傳統的書香門第。洛厄爾和畢曉普可謂相當匹配。洛厄爾言談中常提起畢曉普，有一次畢曉普從巴西到波士頓拜訪洛厄爾時，想起當年穆爾曾帶她去觀看馬戲，畢曉普看到動物的行為和心理

，與人類有相似之處，因而對動物發生興趣。所以她告訴洛厄爾，她很喜歡小動物，如臭鼬鼠之類。洛厄爾立刻寫了一首詩〈臭鼬〉獻給畢曉普。

在他們交往期間，洛厄爾也去巴西探望過畢曉普，畢曉普對洛厄爾也有幫助，寫過評論洛厄爾的《海豚詩集》。這部作品遲至一九七五年才出版。到了一九四八年，洛厄爾明知畢曉普是個同性戀者，卻誤以為畢曉普想嫁給他。而畢曉普對性愛方面也很坦誠，揚言想和洛厄爾生個孩子，但她告訴朋友們說，她從未和洛厄爾有過性生活。他們始終保持著良好的朋友關係，並非男女之間的浪漫愛情關係。

一九五七年之後，洛厄爾幾乎閱讀了畢曉普的全部作品，可能影響了洛厄爾晚年的詩作，使他增加了懺悔式的自卑感。洛厄爾曾寫過玩笑式的詩給畢曉普：

你還難以啓齒嗎？
十年了，尚未完成
把那些難以想像的措辭
貼滿黑板？

阿默斯特的修女和畢曉普

一位曾讀過一年的神學，篤信“三位一體”和“四福音”的保守主義者，不能見容於宗教改革的正統派。當她的父親——反對新思想，維護正統的教會領袖，去世後的一八七四年，她就過起隱居生活，因此被人稱之為：不是修女的“阿默斯特修女”。愛默斯特是她的故鄉。她就是聞名於世界的十九世紀美國詩人，與愛默生和感特曼齊名的狄瑾生(Dickinson, Emily 1830.12.10—1886.5.15)生前創作一千八百首詩歌，可惜生前只出版了七首，其中幾百首詩都是難得的傳世佳作。

狄瑾生是代表美國文化，跟隨歐洲後期的浪漫派，那是歐洲藝術的頹廢時代。她生前鄙視一般人的享受，如愛情、婚姻和信仰之類，她全神貫注在書本、花園和友誼之中。她的詩作，採用文藝復興時代的高貴品味，加上謎語般的神秘，以及簡潔而犀利的筆鋒，反映出一個被清教主義壓抑者的忿怒，如她在一首詩中寫道：

重如上帝的頭腦，
要一磅一磅地秤它的重量，
如果經常要打開那頭蓋，
將會把我埋葬。

狄瑾生是接受了愛默生的諾斯替思想(Gnosticism)，寫出的詩是逃避現實、譏諷社會的，尖銳如利刃，富於衝擊性。用超驗主義來超越傳統的清教，是“最後的不忠”，為畢曉普所不樂見。她的詩缺少蒙娜麗莎的微笑，而是鋒芒畢露，充滿暴力。她受過英王詹姆士一世和伊麗莎白一世時代的文藝影響，把美國的詩歌性慾化，用來表達女同性戀的虐待犯的感情，無意識地把黑暗投射在男性身上，任意塗鴉，畫成一個黑色的生殖器妖怪，社會被捲入到同性戀的文化中。正如希臘神話中，擁有伊迪帕斯情結的英雄，用鏡子作為保護自己的窺視器，因為如果用眼睛看女妖的臉，則被魔法化為石頭。他一手拿著護身鏡，另一手持利劍，將女妖斬首後，穿著飛鞋，逃出妖島。這個神話，對西方科技界有很大的啓發與幫助，如達文西的發明就是取材於希臘神話，和採用其里斯瑪的手段。其里斯瑪(Charisma)是一種神秘的吸引力，如一個美男子必須帶有一些女兒氣質，而一個美女又帶些男性的陽剛，英文為Androgyny，如克林頓和甘迺迪演講時搖搖頭，

進一步，退一步。其里斯瑪還帶有諷刺性、陰險性和宗教性，有時真誠而天真。男性內含著女性性格，如毛澤東。民主國家、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國家領袖全用其里斯瑪來愚化人民。德國社會學家韋巴特別注重領袖的其里斯瑪。

畢曉普寫詩的技巧，是學自穆爾和史蒂文斯，但她同輩懺悔派詩人雷斯凱、巴利門或扎雷爾都高明。她的性情近乎狄瑾生。她對過去的看法是“A yesterday I find almost impossible to lift”。

畢曉普雖然受過形而上學派的影響，她卻不是信徒。仁者近山，智者近水，畢曉普常常居住在海濱地區Melville的海，正是她的“無意識”居所。

史蒂文斯把太陽看作是毀滅者，把自己比做太陽下的獅子Lion Sun，他說：“偉大的貓，必需茁壯地站在太陽下。”

畢曉普反駁他：

他們可能在嘲弄那獅子太陽，
獅子在他們的背後——
夕陽照在退潮後的沙灘上，
露出威嚴的大腳印
也許它會用前爪，
抓下天上的風箏，戲耍一番。

這是譏諷史蒂文斯的自我中心。畢曉普心存敬畏的宗教觀，知道“毀滅性的能”可供詩人玩弄。身為女詩人，不顧傳統，要和男詩人一比高低。女權主義發長到頂峰時，不能讓男性獨霸一方。神是男性，所以她們要創造一個女性的上帝，所以詩中寫道：母獅在其背後。就是這個含意。

詩訊

●詩人黃伯飛加盟《新大陸》：黃伯飛先生是早年紐約“白馬社”的一員驍將，是第一代海外華文詩人。他長年任教於著名的耶魯大學，後又任西方大學訪問教授，今已退休。黃先生雖然年事已高，但仍詩情奔湧，筆耕不懈，令人感佩！於本期起加盟《新大陸》！

●詩人楊牧回台任要職：《新大陸》詩刊顧問之一，著名的學者、詩人楊牧先生將於今年應聘出任台灣花蓮東華大學文學院院長一職。楊牧先生故鄉在花蓮，回到花蓮任教除了對花蓮和他個人都有重大的意義外，必定另有一番作為。

●《新大陸詩選》即將出版：海內外詩友不斷有人來電來信詢問《新大陸詩選》的編輯出版情況，謝謝大家的關心！只是由於種種原因，“詩選”至今遲遲未能付梓，實在有負朋友們的期望！《新大陸》編委會最近達成共識，繼續努力，爭取“詩選”早日同大家見面。

●中國詩人非馬崛起美國詩壇：今年二月二十八日，美國久負盛譽，發行全國的第一流大報《芝加哥論壇報》在社區文化版面，以頭條位置，超過一版的篇幅，配上三幅照片，以“詩人之聲”為題，就非馬的英文詩集《秋窗》的出版，對非馬先生的創作成就作了極為突出的報導。三月二日，非馬在芝加哥最有名的“波特”大書店，舉行朗誦會，並簽名售書，現場氣氛熱烈，效果極佳。非馬在書店的存書幾乎賣光，連他帶去的二十冊也出清了，有的人一買就是四五本，說是要分送給親友。（摘自詩人劉荒田來稿）

●“九葉派”詩人杜運燮來美探親：前輩詩人杜運燮先生最近從北京來美探親。三月三十一日，《新大陸》詩刊同仁秀陶、陳本銘、陳銘華、達文、遠方等拜訪了杜運燮夫婦。中午便餐後大家在陳銘華家敘談。杜先生是四十年代中國詩壇上頗有影響的“九葉派”詩人之一，現雖年近八旬，早已退休，卻仍筆耕不輟，時有大作問世，最近剛出版了《杜運燮詩·精選一百首》。四月一日，杜先生夫婦還專程到聖地牙哥拜訪了著名詩人葉維廉教授。

●詩人向明四月訪美：台灣著名詩人向明偕夫人抵美探親，於四月十六至十九日逗留在洛杉磯，期間多次與《新大陸》的詩人群接觸，飲酒談詩，帶來了許多彼岸的詩壇近況。向明現已退休，專事寫作，是近年在台灣以震撼氣勢崛起的刊物《台灣詩學季刊》的創辦人及社務委員之一。

●《新大陸》詩刊同仁到聖荷西參加“新詩朗誦”：五月四日，舊金山的“北加州華文作家協會”、“北美中華新文藝學會”、“美國華文文藝界協會”等三個團體在聖荷西聯合舉辦“金山灣區海華文藝季·中國文學活動系列”。《新大陸》詩刊同仁非馬、秀陶、葉維廉、張錯、陳本銘、陳銘華、達文、遠方等應邀參加，其中葉維廉、張錯還在會上作了專題講演。晚間的“新詩朗誦”會，是“中國文學活動系列”的節目之一，由《新大陸》詩刊顧問之一、美華文協會長、德高望重的前輩詩人紀弦先生主持。在台上朗誦詩作的，除了與會的《新大陸》詩刊同仁外，還有高成鵬、陳雪丹、陳大哲、王性初、劉荒田、東方白等。

●著名詩人洛夫移民：《創世紀》詩刊總編輯洛夫先生經已於今年三月底移民加拿大，現居溫哥華。《創世紀》總編輯一職由社內資深詩人辛鬱先生接掌。另據可靠消息，同是該詩刊創辦人之一的痲弦先生亦會於稍後抵加。他們的離開，相信會給台灣和海外華文詩界帶來一定的影響！

●雁翼《雁翼超短型詩選》出版：大陸著名詩人雁翼《雁翼超短型詩選》已由英國劍橋華人世界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詩選分三輯：生命的感悟、商人怪語、人生悟語。這該是詩人“下海”後從另一角度對人生深層次的思索和領悟。全書均有英譯，每首詩都不超過六行。

●中國《持燭者詩報》發行：《持燭者詩報》創刊號今年三月在廣東恩平市發行，由大陸年青詩人藍戰士、何井聯手主編。創刊號發表了大陸著名詩人張新泉、南野、秦巴子、毛翰等的新作。其中著名詩評家毛翰的詩論〈話說“中鋒”〉首次發表，並引起大陸詩界的關注。詩報清新、高雅，歡迎海內外廣大華文詩人投稿。地址：中國廣東恩平市文聯·藍戰士。

●藍戰士《一種生命》詩集出版：大陸青年詩人藍戰士最近在廣西民族出版社出版詩集《一種生命》。詩集收入作者近年發表在《詩刊》、《作品》、《羊城晚報》、《青年詩人》、《世界詩葉》（台）、《詩雙月刊》（港）、《文化人報》（美）等報刊的詩作七十七首。詩句清新平樸、詞雅意濃，“透露出精警與奇秀”（蔣維揚語）。歡迎海外詩人聯繫索閱。地址：中國廣東恩平市文聯·馮貞炯。